

我终于懂得了父亲的家乡情结

□口述：小柯 记录：林可依

小柯作为移民的二代，从小出生、生活在上海，对家乡的概念并不强烈。也因此，她一直无法理解父亲的那份家乡情节。以至于对父亲临终前多次想要回家乡去看看的愿望，小柯也因为担心父亲的身体状况，而一直加以阻拦，以致最终成了父亲的临终遗憾。

直到父亲过世后，应热情的亲戚们邀请回乡探亲，小柯才忽然顿悟原来血缘亲情是一种剪不断割不掉的情愫，它无形中深深根植在我们的血脉中。她也终于体会到了父亲对家乡那种魂牵梦绕的思念之情。

从小父亲给我的印象是十分眷恋家乡

从小，我是一个对家乡没什么概念的人。

因为出生、生长在上海，所以我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就是上海人。但父亲却不一样，虽然他从初中开始就离开家乡外出求学，一路读到高中、大学，最终被分配到上海工作，真正在家乡呆的时间也不过十多年，但在他的心里，却始终忘不了自己当初走出来的那个苏中小镇，始终牵挂着自己的家乡。

还记得小时候，家里总是很热闹。那时候我们还住在弄堂房子里，仅仅十平方出头的蜗居里住了父母、姐姐和我一共四口人。那时家里只有一张床，到了晚上，父母便把床让给我和姐姐睡，他们自己则在地上铺条被子打地铺。

如此困难的居住条件下，却还要经常招待老家来的亲戚朋友。每次有人来，家里就挤满了人，有时连椅子都不够用，于是母亲便到邻居家去借。但即便如此，父母也从无怨言，而是每次都好酒好菜地招待客人。尤其是父亲，一边和亲友们用家乡话谈天说地，一边不时流露出开心的笑容，和平时的内敛、寡言判若两人。

有时客人还会留宿，因为家

第一次回家乡，给我的感觉只有落后

第一次跟着父亲回家乡时，我已经上初一了。那一次是因为爷爷病重，自感来日无多，他让家人发了电报，让父亲回家见上最后一面。因为我从小到大从未回去过，于是父亲便带着母亲和我一起回了老家。

说实话，那一次的回乡给我留下的印象谈不上多么美好。当时正是盛夏季节，乡下人家习惯在外面的院子里支上饭桌吃饭。刚坐下没多久，饭桌上便飞满了密密麻麻的苍蝇。虽然桌上的菜有甚丰盛，可我却一下就没胃口。父亲对我解释说，这是饭苍蝇，不脏的，没关系。可我还是觉得很倒胃口。没扒几口饭，就怎么也不愿意再吃了。

家里的亲戚都很热情，尤其是对我这个第一次从上海回来的小侄女，更是特别照顾。伯伯、叔叔、姑姑不但拿出各种好吃的来招待我，还想方设法地带着我到处去逛，去解闷

里地方实在太小，安排不过来，于是外婆家便成了临时“招待所”。外婆家是自己造的私房，一栋两层小楼，因此房间有的空余，可以腾出一、两间来作为临时客房。

每次做饭、接送客人，父母总要忙到很晚。直到夜深人静，父亲才有时间坐下来备课、写教案。但父亲从未有过一句怨言。

每次他还会兴高采烈地把老家亲朋好友带来的土特产分给外公外婆、邻居和同事。并且借着这些东西，开始给我和姐姐描述关于家乡的种种，回忆自己小时候的那些过往。虽然父亲说得兴致勃勃，我和姐姐却兴趣不大，尤其是我。因为父亲口中的家乡，对我而言完全没有概念。曾经在我很小的时候，一次春节期间，父亲是想带着我和姐姐一起回乡过年的。但临出发时，因为雪下得实在太太，我不慎在雪地里滑了一跤，母亲舍不得年幼的我，到底没让父亲带我走，只有姐姐跟着父亲回了老家。姐姐回来后，也曾向我讲述她回到家乡后那些有趣的经历，只是当时我年龄太小，并没有很深的印象。但父亲对家乡的感情，却让我印象深刻。

儿。可是农村的条件又怎么能和上海比呢？还记得姑姑家的表姐特意领我去镇上的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，但是那个环境在我眼里实在是太简陋了。而且大热天的，表姐还穿着一条长裤，虽然式样也算是时髦的喇叭裤，但在在我看来还是太土了，那个时候喇叭裤在上海早就不流行了。看表姐很喜欢我穿的那条网球裙，母亲二话不说，让我脱下来洗干净后送给了表姐。表姐一脸欣喜，也许在家乡，这算是非常时髦的装扮了吧。

总之，第一次回到家乡，我实在觉察不出家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。但父亲就完全不同了。当他走在乡间的小路上，当他拿起大伯家的二哥递给他的芦粟时，当他徘徊在爷爷家老宅门前的小溪边时，他的脸上流露出的欣喜、沉思、眷恋，都写满了他对家乡深厚的情感。那时候的我，根本无法理解父亲，也懒得理解父亲对于家乡的那份执着的热爱。



贰柒 制图

手记>>>

血缘亲情是根植于心的情感

小柯的感悟相信也是不少人的共同心声。当下社会，人员流动已经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。越来越多的人，为了更好的生活，为了心中的理想，离开家乡，远赴异地工作、生活。当大家忙忙碌碌地奔波在异乡的土地上时，当大家为了生活而辛苦操劳，累并快乐着的同时，心底深处一定有一个柔软角落是为家乡而留的。虽然平时不会轻易提起，但当累了疲倦了时，当遇到种种不如意时，那个叫故乡的地方一定是安抚我们心灵的最后归宿。

每逢节假日，机场、车站川流不息的人群就是最好的诠释。不管人在哪里，日子过得怎么样，贫穷抑或富贵，失意还是得意，最终大家心里牵挂的还是自己走出来的那个地方，要回到自己最早的那个家。“有钱没钱，回家过年”，这种传统、习惯，永远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改变。

故土难离，其实难离的不仅是那片土地，还有土地上的那些人，自己至亲至爱的家人，以及那些和家人在一起的美好岁月。血缘亲情是根植在血液深处，永远无法改变的东西。并且会不断传承，永远生生不息。

父亲最终没能达成回家看看的心愿

爷爷去世后，父亲在某种意义上便失去了在家乡的家。因为我自己的亲生奶奶在父亲很小的时候便过世了，后来的奶奶是继奶奶。继奶奶嫁过来后，又相继生了小姑和小叔。他们和父亲是同父异母，关系总不如同母所生的那般亲密。但父亲对家乡的思念却并未因此而减弱，甚至在爷爷去世之后，他依然承担着赡养继奶奶的义务，每个月都按时寄钱回家。

在爷爷过世后的第十年，四叔也因病离世了，那一年他只有五十出头。四叔的离世对父亲的打击更胜于爷爷。虽然他嘴上从来不说，但是从他神情我却能体会到他那种欲说还休的痛楚。

那是我们从老家和四叔见完最后一面返回上海的途中，因为要坐汽轮摆渡，所有乘客都要从客车上下来，在汽轮上等候。我们站在汽轮边上，脚下便是滚滚的长江，那是最寒冷的冬季，又恰逢阴天，天色晦暗，江面风大，一阵阵阴冷的寒风吹在身上，顿感萧瑟、凄凉。比天色更晦暗的是父亲的脸色，他一言不发，沉默地凝视着灰色江水不断翻滚奔腾，我从未见过父亲如此凝重的表情，那份压抑、隐忍，让人不忍直视，甚至比嚎啕大哭更让人难受。男儿有泪不轻弹，我知道父亲心里的痛一定比我能想象到的更剧烈、更深刻。我感觉，随着岁月的流逝，亲人的逐一故去，家乡和父亲之间的关联似乎又少了一些。因为没过几年，继奶奶也因年老体弱离开了人世。

但父亲的想法也许恰恰和我相反，在经历了几位亲人的离别后，他反而对家乡的挂念越发深

刻。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，我更是常常听他唠叨着等退休以后要常回乡下住住，我和母亲跟他打趣：“你在乡下连房子都没有，回去住哪里呢？难道天天住酒店？”父亲却总是笃定地笑着：“哪里都可以住，你大伯家、三叔家，实在不行，还有你那些堂兄弟。”我听了只是摇头，觉得父亲想得太简单，住在别人家里叨扰别人，怎么好意思呢？

父亲退休后没多久，还没来得及实现他常去乡下住住的愿望，却突然病倒了。经历了一场大手术后，身体一下子虚弱了不少，每天在家养病休息成了他的日常。父亲本来就性格内向，不善言辞，得病之后变得更加寡言。经常一个人坐在阳台上，望着窗外发呆。但即便如此，他似乎还是没有放下回家乡的愿望，有时偶尔和我们聊起，也总是说：“等我身体好些了，就回乡下去看看。”

父亲的想法在我和母亲、姐姐的眼里，无异于天方夜谭，身体都已经这样了，不想着好好养病，还想要去乡下，一路上舟车劳顿，若是再把身体折腾坏了怎么办？因此对父亲的心愿，我们都持否定态度，每次父亲提起，我们总是要反驳他。一对三的结果，自然是父亲最终败下阵来。无奈的父亲只能叹口气，然后继续坐在阳台上看着窗外发呆，那落寞的身影看得我心里难受，但当时的我并不觉得自己错，我想当然地认为自己的出发点全是为了父亲好，是希望他能好好休养身体。至于家乡，回不回去又有什么关系呢？那里早就没了父亲的家，我们这些他最亲的人都在上海，在他身边，这还不够吗？

走到哪里都不能忘了自己的根

虽然我们已经尽了全力想要挽救父亲的生命，但父亲在经历第二次病发手术后，还是没能扛过去，终于还是离开了我们。

在他弥留之际，家乡的亲朋好友特意赶来见了 he 最后一面。神奇的是，已经昏迷了两天两夜的父亲，居然奇迹般地清醒过来，和大家说了好一会儿的话，随后便又陷入了昏迷。当时我觉得非常惊讶，但现在回想起来，我忽然就理解了这个奇迹，那是因为父亲的心里一直都还没有放下家乡，一直牵挂着家乡的亲人，那是他心中永远无法舍弃的执念。

父亲过世后，我和平时疏于联系的家乡的亲戚们反而有了比较密切的联系，因为父亲许多后事的操办我都要通知他们。而他们的反应更是让我觉得暖心，大家不仅全力支持我的一切决定，而且还在一切办妥之后，热情地邀请我们回家乡去看看。

盛情难却，我终于在近二十年后再一次踏上了回乡的路。本来以为回去也就是应付一下，没想到亲戚们的热情却完全超出我的想象。

整个行程是三叔安排的。曾经做过县级领导的他确实很有组织能力，一声令下，家里所有的叔伯、姑姑、堂兄弟、表姐妹们全都齐聚在一起。

大家轮流做东，一天三顿都给我们安排得妥妥当当的。每天辗转于各个饭店之间，把家乡的美食特产吃了个遍。临回上海时，我们开去的小车后备箱更是被塞得满满的，我都已经搞不清到底什么东西是谁送的。印象里只有亲戚们灿烂的笑脸，以及他们一叠连声的招呼：“常回来看看。”“有空就回来。”那些乡音听起来是如此亲切，仿佛一下子让我回到了小时候，那间小小的却充满了热闹气息的弄堂房子。那一瞬间我忽然就明白了父亲，理解了父亲，原来他眷恋的不仅是家乡的

土地，更是家乡那些和他血脉相连的亲人。就像姑姑看到我第一眼时说的那句话：“小柯这走路姿势一看就是我们徐家孩子，我们徐家人都是这个姿势。”一瞬间我的眼眶就红了。虽然姑姑是继奶奶生的孩子，但那一刹那，以前所有对于他们的成见全都烟消云散了，我的脑海里只剩下一个念头：我们都是徐家人，我们的血液里流淌着相同的血脉。

虽然这份感悟来得晚了些，但我还是感觉很欣慰。因为我终于懂得了父亲，理解了父亲，也理解了老一辈人叶落归根的信念。无论走到哪里，我们都不能忘了我们的根，我们的故土，那是一个人的精神寄托，也是我们最终的精神归宿。